



## 教會趣談

# 聖餐

douglas@cmachk.org.hk

王初福

我中三時開始上教會，最初兩年只參加團契，記得有一次團契導師擠眉弄眼、興奮地叫團友參加受難節聚會，還特別強調：這是一次設有聖餐的聚會啊！

有得吃？好，一定參加！結果我這位「飢渴」慕義又貪愛小便宜的慕道少年，那次幾乎被絆倒——

主席邀請預備好領聖餐的人站起來（我早就預備好！）。當我要站起來時，旁邊的團友突然拉著我的衣裳不讓我站起來，我自然不肯就範，拉拉扯扯問對方告訴我：「未受洗的人不可以領聖餐。」

晴天霹靂，我的心如大海中一葉迷失方向的輕舟：「什麼？沒得領聖餐？那麼……那麼……導師告訴我們那麼渴慕分嘗你的餅、你的杯！」

——這是我信仰生命中對主的第一次深切呼喊。

然後當司事分派餅和杯時，我卻變得滿腹疑竇：這麼小的餅，這麼小的杯，怎麼吃得飽？領聖餐來幹

——這是我對基督徒生活的第一個疑問。

幾年後我受洗了，終於「吐氣揚眉」，可以正式領聖餐了！

做教會的聖餐餅是真的無酵餅，由信徒親手製作，是一塊薄薄、硬硬的大圓餅。施禮時牧師將它壓碎，信徒拿到手的，是小小小小的一片。

牧師說：「我們一起領受主的身體。」



小心地放在口裡。咬咬咬。糟了，那小小的一片聖餐餅竟擠進臼齒裡弄不出來！到領杯時，我嘗試如漱口般的利用那幾CC的利賓納把那聖餐餅沖出來，但仍然失敗，我倏得起來：「糟糕，一直弄不出來，這樣算不算領過聖餐？」

——這是我對聖餐神學所發出的第一個問題。

當然，不只我一個人領聖餐時出過問題。一位弟兄拿著聖餐杯時，竟發覺裡面有一隻蒼蠅，他就一直想：要不要喝呢？要不要喝呢？要不要喝呢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牧師已開口請大家一起領受，他舉起杯、閉上眼，「憑信心領受了」。

不過，咱們更正教是不主張「變質說」的，餅和杯只具象徵意義，不會真箇變成耶穌的肉和血，把那隻蒼蠅「潔淨、聖化」。如果你的餅不小心掉了，又或者杯中有異物，就請跟司事換一份啦。

（作者為區聯會編輯）

（本欄為不定期專欄，如有任何耳聞目睹的教會趣事，歡迎投稿。限字八百，附上真實姓名、所屬堂會、電郵、電話、通訊地址等資料，電郵：cmachknews@cmachk.org.hk，發表時可用筆名。）



## 新手爹地

孩子出生多月，我在嬰兒護理上仍然頻頻出錯，每次幫他洗澡，不是忘記要先關掉冷氣，就是忘記先預備乾淨衣物，或是忘記自己要先洗手，或是忘記要先清理他的屁股，又或是預備好一

切卻忘記幫他洗澡！與此同時，平日與我平起平坐的太座產後抑鬱，變成我的上司，對我這些「輕微」疏忽大肆挑剔。其實她只看到我眼中有刺卻看不到自己有樑木，然而我當然不會逞一時口舌之快，逆鱗直諫，但我總得找些解釋，挽回一點面子。廣告說長期受壓會令到皮質醇偏高，容易出錯，而看起來，我的壓力來源應該就是這個剛出生的小男孩！

男嬰跟皮質醇有何關係呢？從一個有限的醫學常識的角度看，我會指出，「一索得男」要承受很大的風險，因

為貴子弟很可能三不五時會搞出「大件事」，要閣下收拾殘局。例如當他懂得打開電冰箱，裡面的果汁、冰條和甘油條都會成為他的偷食對象；當他初次接觸球類物品，會急於在客廳賣弄球技，廳中的水晶燈通常難逃一劫；當他再大一點，開始對一些科學現象產生興趣，又會隨處捉一些

且躊躇滿志。據聞這一切令人「頭痕」的行為都是出於一種叫睪丸酮的男性荷爾蒙。

身為父親的應該對睪丸酮十分認識，因為我們都以第一身經歷它的實在。以上的例子就算從未發生在貴子弟身上，多少也曾在閣下身上發生過吧！其實以上事件都是我兒時創下的佳績。現在麟兒剛剛誕下，除了一份作父親

的喜悅，就是一份來自對睪丸酮的憂慮。撫今追昔，皮質醇自然偏高。

上帝造男造女，讓男女在差異中互補。男女大不同，絕非是

品，而是有很科學的生理因素，需要我們認真面對，因勢利導。

只是嘛，作為一個新手爹地，倘若生的是女兒，沒經驗，不會教；如今生的是兒子，正因有親身經驗，更覺「惡教」，唉，教我如何不「騰雞」！

（作者為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）

## 皮質醇與

● 吳浩然

又或者將模型飛機中兩條電線直接插入電插座，導致全座大廈停電；當閣下辛辛苦苦抹完地板，踏入青春期的他居然還會一邊「挖鼻屎」，一邊使出「彈『屎』神功」到處彈，並

若生的是女兒，沒經驗，不會教；如今生的是兒子，正因有親身經驗，更覺「惡教」，唉，教我如何不「騰雞」！

（作者為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）

## 北上「正能量」

● 王馬



## 北上聖徒

因工作需要，阿俊常要北上珠三角一帶工作，有時當天來回，有時過一晚夜，這種情況已維持好一段時間。由於公司轉型，最近上司跟他說，希望他能長駐國內，星期六、日才回港。上司暗示，這對他的前途有好處，若是未能配合公司發展，長遠來說，有可能把他裁掉。阿俊的太太在香港有穩定的工作，所以這意味著兩夫妻從此聚少離多。

太太得悉後，果然臉色難看，卻也沒有說什麼，只叫他先跟牧者談一談。阿俊照辦。

牧者的意思是，北上危機重重，如羊入了狼群，凶多吉少，為求明哲保身，應該「不上」，上帝自有預備。

最終阿俊還是北上，因為整個行業已北上，他的專業在香港已沒有什麼發展空間。由於得不到家庭和教會的支持，阿俊覺得自己好像被發配到邊疆，常感風蕭蕭兮易水寒，難道壯士一去兮真的會不復還？

——「北上」固然有許多陷阱，若是能「逃避少年的私慾」（提後二22），最好還是「不上」。不過當「北上」不僅是一個趨勢，而是一個事實時，也許我們應來個「腦筋急轉彎」。

過去我們傾向以「失敗論」來談北上：因為你會失敗，所以你不要北上。但現在我們是

否可以轉為「成功論」：因為國內是廣大禾場，所以你要北上。自古以來，基督徒都能在逆境中找到「正能量」，同樣，今天我們要讓信徒帶著祝福北上，而非帶著詛咒北上。民無異象，就會放肆；人不被愛，也難以自愛，教會與家庭的雙重支持是重要的。

是的，不是每個北上信徒都有擔當職場宣教士的心理準備；不過，每個信徒都應該作好職場見證、廣傳福音，我們並不是要增加他們的重軛，而是幫助他們展露本分。

說句不是滑頭的話，北上者最容易獲得加倍的祝福：平常叫太太為自己祈禱，她可能敷衍了事；但如果北上者叫太太為自己祈禱，她一定大發熱心，不禱告的會禱告，有禱告的會多禱告！

北上不可怕，北上不獲肯定才可怕。

不上？北上！

（作者按：文章故事純屬虛構，而觀點則是與「深福團契」溝通後產生的，但文責由作者自負。「深福」是一個北上者團契，在國內有定期聚會，若有興趣了解「深福」者，可聯絡他們的牧者Alex黃偉成93202667）